

故乡,一个牵动着无数人心弦的字眼,提起她的芳名,陌路人也会瞬间成为故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巨大差别,曾经以深刻的方式影响着代人的生存状态。1982年,高亚平离开了长安县风景秀丽的稻地江村,来到了文气沛然的千年古城——长安城。时光晃晃悠悠走了三十多年,高亚平的作品也如春草一般,层出不穷。捧读其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长安物语》,仿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长安县的稻地江村和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漫步。

木心有言:“如欲相见,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读高亚平的作品宜从人物篇的《草色青》《温暖里的疼痛》《场院》《护秋人》开始,这样也许能更快地走入他那深情款款、蕴藉无限的文字世界。

十岁的少年,闻听父亲从海南回来了,便把手中的铁环一丢,一口气跑回家,不知怎么搞的,喉头滚动了一下,一声憋了好久的爸字终于没有喊出来。这于今天从小就习惯了分离的孩子来说,似乎含蓄得难以理解,却也足见少年对父母之依恋。所以,“离开故乡之后,三十多年间,年年都要回乡过春节……闻闻那里的炊烟味,看看熟悉的笑脸,我的心里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然而,这样平实简单的幸福,却在六年前的秋天,因为父亲的故去,遽然离他而去。高亚平在《温暖里的疼痛》里说:“故乡是我的出生地,理应眷恋。但从一个更深层面上讲,它是因了父辈们的存在而有意义的。”父亲带走了故乡的温暖,他回乡过

年的迫切之情也在逐年变淡。即便如此,他依然踏上了回乡的路。他“心中虽然彷徨,可记忆深处所隐藏着的那一丝温暖的情愫,却如泉涌,时时泛起。”大年三十的夜晚,少了父亲忙碌的身影;团圆饭桌旁,没有了父亲举起的酒杯;热热闹闹的正月里,走亲戚的人过去了一群又一群,唯独不见父亲的笑脸……每想及此,不独是作者,也许每个失去父亲的读者心中也如长了乱草,慌慌的,还有点疼痛。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故乡如同父辈一样正在迅速老去,我们的城市宛若气泡一般正在日益膨胀。每一个人的回乡之旅都难免感慨万千,每一个人在城市奋斗打拼的历程都充满了酸甜苦辣。乡村作为人生的第一故乡,乡音乡情已经深入高亚平的骨髓,永远难以磨灭。而城市是他赖以生存的第二故乡,繁华锦绣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

回不去的故乡,挤不进的城市,让无数人进退失据,也让更多的人大声疾呼:故乡沦陷,传统中断,国人的精神之魂被连根拔起……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难道真的如此势不两立吗?或者说城市的发展非要以毁灭乡村为代价吗?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里写道:“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的最大迁徙……我

君自故乡来 ——读高亚平《长安物语》有感

■梁新会



《长安物语》
高亚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关注的是城市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怎样地凋敝着。”

高亚平的文字里没有这么激烈的对抗冲突,他以坦然的姿态见证了这种改变,就好像父母亲眼目睹孩子由婴儿成长为大人——童真消失,个性见长,甚至忤逆父母。乡村作为一种意象,在其笔下始终充满着悠闲宁静的野趣——从南山上吹来了多情而可爱的风,把场院当成了他的孩子来回抚摸的景象,莫说城里孩子无缘体验,就是今天乡下的孩子也没有几个感受过;而《马房里的麻雀》《园林场往事》《两个拳师》这些独特的、充满时代烙印的乡村异人,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

谭;《苗圃里的爱情》《一个会种蘑菇的同学》中一个个“少年闰土”的影子,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经济搞活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也让读者不免感叹命运无常……

乡村,记载着记忆,承载着乡愁,滋养着精神之根。回望中的故土家园,是血脉和心灵的安住之所。

其实,一个真正的汲取了泥土芬芳的人,他进入城市也不会有多少违和感。不管是豪门的宴饮,还是贫家的待客,酒席的丰简可以有天壤之别,但主客之间的融洽都需要彼此的尊重和平视。所以,在高亚平的眼中,无论是家乡的《荷》《春天的野菜》《柿树》《忙月闲天》,还是长安城里的《小南门》《粉巷》《大雁塔十字》都那么亲切自然。“这好比邻居,平日里没有多少交往,因相处的时间长了,只要没有交恶,不期而然在外面遇见了,还是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喜悦在心底的。”

三十年间,长安城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一度被视为城郊和城中村的地方,现在统统被塞进了大长安的腹内。“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工作变动,频频搬家,这是城市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高亚平漂泊城北的时间最长,大约四五年。“那时,北郊还没有被广泛开发,村子西边还可以看到一块块麦地、菜地

……凡是我少年时代,在故乡樊川地头能够见到的野菜,这儿基本上都有。我和妻子一一教女儿辨认着。”在这里,高亚平不仅结识了天南地北的商贩,也与“座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本土文人往来。“每每想起那时的时光,我还神往不已。”

近十几年来,拆迁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一个社会问题。帕特里克·格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里说:“城市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下交相辉映。”然而,现实往往难如人意。高亚平求学期间常去大雁塔附近的松园,这园子占地二百亩,幽谧而富有诗意,游人可以随意进出,身处其中,就如三伏天喝了一杯凉饮,连心境都平和了许多。如铺一张报纸,在松荫下读书,那简直是魏晋一类的人物了。可惜这一切早已不知所终,今人是无福受用了。高亚平对此深以为憾。

千年的长安城,李白、杜甫悠然走过,她的一砖一瓦都藏有说不尽的故事。有人说这里是一城山水半城神仙。热爱写作的人算得上神仙的一分子。用笔记录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是写作者的责任和荣耀。

眼下,大长安的构想正在付诸实践,更多的乡村和城镇都将并入大长安的版图。这意味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故乡又要消失,一座又一座的高楼将要拔地而起,我们的生活将要再次被改写,被切割……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亚平的《长安物语》无意间,或者有意就成了记录近三十年来乡村和城市变迁的文字碑石,成了后辈追忆大长安的史料。

青春书写的移植与重塑

■王宏图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主义成了文坛至高无上的标杆,深远的历史背景和对现实人生的细腻描摹成了一部作品能否得到肯定的最为重要的尺度。而凌空蹈虚的奇幻幻想,夸张变形的怪诞戏说常常逃脱不了被视为轻薄、缺乏深度厚度的命运。而随着八零后一代年轻作家的崛起,青春书写一时间蔚为大观,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囿于作者个人生活经验的局限与狭逼,青春写作虽具体题材不一,但大都围绕爱、美、记忆、亲情等抽象主题展开。张悦然的《誓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从爱、记忆、大海、贝壳、灵魂、嫉妒、仇恨、追寻等诸多关键词来看,它更像是一阕青春的狂想曲。书中模糊的历史背景,使春迟、宵行、淙淙、骆驼等人物能够不为具体时空所羁,臻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自由境界。整部作品弥漫的浓烈的诗意和不无凄美的结局更像是一篇童话,让人想起安徒生脍炙人口的《美人鱼》。

青春写作虽好,但难逃迟暮凋零的命运。如何适时转型,对张悦然这样一个年少成名的作家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她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前些年问世的《动物形状的烟火》《天气预报今晚有雪》等作品聚焦大都市中画家、富婆等人的生活,展现他们各个不同的生存困境

以及突围的努力。而在长篇小说《茧》中,她以李佳栖、程恭两家几代人的命运纠缠,力图展现更深广的生活图景,重塑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八零后作家的形象。

乍看之下,这是一次成功的重塑。在《茧》这部作品中,张悦然不再沉溺于同代人的情感世界,不再在玄虚的时空中游移穿梭,不再刻意酿造富有酷虐色彩的场景意象,从传统的文学评判标准来看,也能过关合格了。然而,从文本肌理着眼,不难看出《茧》在很大程度上是张悦然以往青春书写的一次移植。以往空泛的背景这次落到实处,落到祖辈父辈生活的早期生活直至当今。弥漫整部文本的爱恨情仇等纠缠不再是抽象的主题的演绎,而是注入了相对具体厚实的历史内涵。外观变了,里面的芯子大体依旧。可以说,张悦然经过数年焚油继晷的辛劳,相对成功地将以往作品的青春书写方式移植到了《茧》当中。然而,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大体会有这样的感觉,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恐怕不是李佳栖、程恭的祖辈父辈们在历史巨大变迁中的荣辱浮沉,而是他们这一代同龄人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世界。对于包括张悦然在内的八零年代生人而言,他们前辈的历史犹如庞大的怪兽,横亘在道路中央,无法回避无法逾越也无法轻易剪除,与他们发生

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但这毕竟不是李佳栖、程恭自己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历史的被动承受者,前代人的罪孽部分地要由他们来赎偿,这成了他们生存的宿命。他们是软弱的,似乎是被历史巨大的阴影牢牢罩盖住了,就像作品中李佳栖的男友唐晖所言,她“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而八零年代的作家在写作中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他们书写的具有深度的历史常常并不是他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真正想展现的,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地屈从于长辈们的意愿,屈从于社会殷殷的期盼,就像一个大龄女子无奈之下找了个并不中意的男人,仓促间结婚成家。

张悦然的近作《大乔小乔》可视为她转型重塑的最新尝试。乔琳、许妍这一对亲生姐妹,由于施行多年计划生育国策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连姓氏都变得不同。作品瞄准的是当下的生活,她们父母持之以恒的上访,亲情的破碎,新闻媒体的介入都跃然纸上。而作品中最打动人的莫过于姐妹俩往昔的生活片段,这儿张悦



张悦然

然又一次娴熟地将青春写作的笔法移植了过来,对于女性细腻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展示令人赞叹。而许妍在经历了乔琳自杀、自己被恋人抛弃等变故后,人生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些与青春写作的风格都不谋而合。

应该承认,张悦然的转型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文风也日益老到、精粹。但人们也隐隐地担心,她先前的特点在慢慢消隐。来个脑筋急转弯,有那么多执着于现实描写的作家,再多添加一个有多大意义呢?读者或许宁要一个不接地气、青春热情盎然的年轻作家,也不要一个过于成熟、对前辈低眉顺从的乖乖女。